



美丽的负担

李琳

都是在向母子见面的日子靠近。每一次产检,通过B超,你清晰地看到他的变化,扑通扑通强有力的胎心,孕晚期肚皮上被他踢出的小鼓包,让你感到他与你是那样的亲密,也越来越好奇他到底会长什么样子,是男孩还是女孩,是活泼还是安静,关于小宝宝的各种猜想,每天都在脑子里萦绕,完全已经忘记了不停地呕吐,无数个失眠的夜晚,还有挺着大肚子走几步就开始呼呼喘气的劳累,甚至开始享受他在你身体里生长的奇妙过程……

临盆的日子出乎意料,伴随着破水、紧张、兴奋、惆怅,五味杂陈涌上心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,推进产房的那一刻大脑一片空白,只感到无法忍受的疼痛,像要把自己的心抽离,把身体撕碎一样。不断地调整呼吸、不断地调整心情,但所有的技能在此时都被一次次缩短的阵痛打乱了,女人的坚强在生孩子这件事上真的是超乎想象,还好重生的时刻来得不是很慢。第一声啼哭,让悬着的心变得踏实;第一眼见面,让不知道掺杂了多少种心情的眼泪不自觉地滑落;第一次摸着他的手,他还闭着眼睛;第一次靠近他,他的脸还有点发皱;第一次吮吸,他还不得其法。所有的情感都随着这个小生命的到来而喷发。

经历十月怀胎,经历初为人母,经历随时待命的哺乳期,经历他一点点长高长胖,经历他人生中很多琐碎而必须的日常生活……一个家庭,一个母亲要为孩子付出的辛劳才刚刚开始,尽管也会有愤怒、伤心、失落,还有源源不断的麻烦,但这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,也是一个美丽的负担,是一个你心甘情愿去化解、去享受的负担。

炊帚和笤帚的记忆

张栓柱

一天,瞧见一位老汉在路边卖炊帚和扫炕笤帚。“老爷子,是您自己做的?”我问道。老汉很肯定:“那还错的了。”我拿起一把炊帚,“多少钱一把?”“两块钱,就挣个工夫钱。”老汉说。我又拿起一把笤帚,捏了捏,绑得挺匀称,也挺结实。

早年,老百姓家里扫地扫炕、刷锅洗碗,用的普遍是脱粒后的高粱穗(俗称落高粱)、黍子苗儿绑扎的笤帚、炊帚,而不是现在市场里卖的塑料等化工材料制作的那些用品。过去,农村生产队和自家自留地种的麦子、高粱、黍子、谷子熟了以后,人们都选些粗细差不多的秸秆、高粱穗、黍子苗儿,用麻线、细铁丝绑扎成笤帚、炊帚、坐垫、针线筐箩之类的,不光废物利用了,还省了钱。有的人还精挑细选一些比较直溜的高粱杆儿,晾到八九成干,做几个圆的方的盖帘,或者盛放窝头、烙饼、面条,或者当锅盖,很方便。

童年时有那么两三年,我家在河沟里、山坡上,也种过不大的三两片儿麦子、高粱、黍子啥的。当年种的高粱和黍子,就是很普通的那种。不过,高粱也有两种:一种是笨高粱,一种是黏高粱。脱粒后的红高粱穗,剪成30多公分长,用细铁丝绑上两三道儿,就是一把刷

锅刷碗的炊帚;黏高粱穗就做成扫地、扫炕笤帚。成熟的黍子和谷子都是小米,区别是谷子没黏性,是普通小米;黍子有黏性,叫黄小米。成熟的黍子穗是散开的,也跟谷子一样“低头弯腰”,长势越好“腰”弯得越大。黍子苗儿做的扫炕笤帚,轻便柔软。黍子碾出来的小米,黄橙橙的,熬出来的粥不仅黏乎,还香喷喷的呢。黍子磨的面能做黏糕,可那年月老百姓不懂那么多美食,也买不着那么多黄小米。不知道别人,反正那时候我没吃过小米、青红丝、白糖、豆沙做的黏糕。听说最多的是谁家女人坐月子,亲戚朋友、街坊四邻都送点儿小米、红糖,给生娃的女人熬些红糖小米粥喝。如果有谁送上几斤鸡蛋、排骨,那坐月子的女人真算有福气了。

人们早年所以都自己做笤帚、炊帚、盖帘等,除了经济不富裕之外,还有就是庄稼人勤快。以上土地以种粮为生的庄稼人,不仅懂得“春种一粒粟”能解决吃穿等好多生活问题,还懂得废物利用,节俭过日子。他们通过劳动技能制作的笤帚、炊帚、针线筐箩、盖帘、坐垫、草帽等日常用品,不但满足了自家过日子的需要,对社会也是一大贡献。

贤内助

李思云

公布完选举结果,人们带着满意的笑容散去,冬生和媳妇巧姑也走在回家的路上。对于这对夫妻来说,从此他们将不再有太平的日子过了,心头多了一份责任,那就是小李庄百姓以后过啥样的日子,将由现在身为村主任的冬生来决定了。村民们之所以都来投他的票,看上的就是冬生能干,他能把自己的小家发喽,咱集体这个大家也没问题,所以人们不管他自己拉不拉选票,都要选他,这也就是冬生两口子里感到意外的地方。

“这个村主任,你真打算干呀?”颇有心事儿的巧姑,一直低头走在丈夫后面,这时她突然抬起头来问。

“大伙儿硬要我选。再说我也当着那么多人表了态了,想不干也不行啦!”冬生停住脚步,回头望着媳妇回答。

“我,总觉得心里不踏实……毕竟,全村两千多口人的事儿啊!”巧姑躲开丈夫的注视,皱着眉头在想。又是突然地说:“要不……你跟镇里提提,干脆辞了算了!省得以后……”

“你!这叫什么话?以为是小孩过家家哩!”冬生似乎正气感着,被媳妇这泼冷水般地说,感到很吃惊,“大男人张口吐沫一个坑儿,我哪能反咬倒打?……行啦,你也不用心里不安生,我会想方设法干好……”

“我,不是那意思……”见丈夫胸有成竹的样子,知道他的脾气很倔,想干的事儿就是八匹马也拉不回

来,巧姑也就不再说话了。她承认丈夫年纪才过四十,人遇事儿也肯动脑子,心眼活泛;她也相信这个村主任丈夫是能够干好的。可作为他的妻子,她不能先把话说大,想让丈夫保持一副清醒的头脑;再有就是,她常看报纸、电视,那里村官到时候把握不了自己,犯这样那样错误的人多啦,她怕丈夫也会……她心里由不得这样想。与其丈夫到时遭人唾骂,还不如就干自己家里的事儿呢。想想自己家这么多年养这养那儿的,是挣了不少钱。你说盖房,还是改善家里的生活,这日子过得有多开心啊!现如今他却要当这个村主任……不错,他自己是没像有些人那样拉票、买票,是村里大多数百姓非要选他,而他又抹不开情面。那,就随他吧。但愿他会不断努力,也愿他一生平平安安的。

“作为他的妻子,我又能帮上他啥忙呢?”巧姑回到家来,脑子里一直都在这么想。村中的啥大决议,她是不能参与的,那是丈夫及村干部所决定的事儿。思来想去,巧姑觉得除了在学习上保障丈夫吃好、穿着得体外,再有就是尽量地帮丈夫出些好主意,并在关键时刻提醒他要保持清醒头脑,少犯或不犯这样和那样的错误——她觉得这最后一条十分重要。您想啊,咱做村官首先要自身清白,不贪财、不爱财,更不欠他人的感情债,只有这样才会行得正、腰板挺得直。她要敦促丈夫:在村集体事事面前,要人人平等,不顾及什么亲的热的,尤其对待自己的亲属和家人,不能仗着自己有权,就可以“大开绿灯”,那叫群众怎

么看,他这个村主任还怎么能以理服人呢?还有……巧姑就这么想呀想的,几乎一夜没有合眼。

可冬生这一晚却睡得呼呼的。新一届村委会班子上台后,出台了不少规章制度,并张贴在村里新建的橱窗内。接着,村委会又不断定目标、立项目、拉赞助,疏通并拉近与县里有关部门的关系,目的就是尽快改变小李庄的面貌,提高村民收入。巧姑忘不了:丈夫每晚睡早起,马不停蹄地忙碌村里的事情,人也很快瘦了一圈儿。她看着心疼,便千方百计地给他改善伙食,可丈夫每次却吃不下多少。有时,丈夫很晚才下班从村委会回来,不一会儿便有找他办事的人追到家里来,丈夫不顾疲劳,对人所求之事是能办就不拖着,这一点巧姑很赞成丈夫。本来嘛,你干的就是给大伙儿解决问题的差事儿,再拿糖,你不怕人说你是摆臭架子?另外,丈夫无论给谁解决了燃眉之急,也不吃请,更不拿回报——这也是巧姑给丈夫“吹枕头风”的结果。“你这个村官,就是为老百姓做事的,责无旁贷,谁感激你,也是情理之中。但你不应该心里想着有人该宴请你,给你回报,那你这个村官就变味了。而且,这泥潭你也会越陷越深……”巧姑如是告诫丈夫:“说心里话,你当着村主任,我是就怕你犯错误,这样你半世清白不仅毁了,家人也跟着你倒霉不是……”还好,她的这些话丈夫听着,并没觉得逆耳。

也有外人来她家找冬生商量事儿时,手里带着礼物。只要巧姑听出大门外有人叫“李主任”的声音不是本村人,她都主动跑出去替丈夫开大门。他们家大

门是防盗的,门的左上方按有一个“猫眼镜”,里面的人能通过“猫眼镜”看清外面的人,而外面的人却看不见里面。巧姑每次去开大门嘴里应着“来了,来了!”,却并不急于把门打开,而是用眼睛先从“猫眼镜”里朝外看看,来人找她丈夫是空手来的呢,还是提着礼品?如果是空着手来的,她就开大门放人进来;要是来人手里带着礼品,她就会说:“他不在家!您有事儿去村委会找他吧。”

当冬生跑出来时,来人已把巧姑打发走了。“来人可能找我有啥急事儿!被你这么一说……”冬生有点儿看不惯媳妇的做法,但又没有办法。“我就看不惯你的人来说事儿就说事儿,手里还拿这玩意儿,这不是找着让我们犯错误吗?”巧姑不高兴地在嘴里嘟囔着。

“你呀你——”冬生气得话没说完,就被巧姑抢了过来:“我做错啥啦?”巧姑白了丈夫一眼,“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好……”

“你也别把人都看扁喽!”冬生不高兴地说,“不是每一个当官的,都像你所想象的那样!”

“别人我管不着。我只关心你!这也是在关心我——你明白吗?”巧姑说。

“你?——这不是误事儿吗?”冬生“嗨”了一声,扭头回屋里了。

望着丈夫顿足捶胸的背影,巧姑“扑哧”一声笑了。她想:“只要有我在,这个家就休想有人来送礼。”

(未完待续)

刚欲把外帮上剥下来的白菜叶扔进垃圾袋,手悬在空中却突然停住了,且脑海里即刻映现出“罪过”二字,而后从心底里自责道:跟谁学的这臭毛病?难道生活好点儿就可以大手大脚了?思忖间,均与饭食有关的一幅画面又一件事自记忆的河床中泛起。

小学六年级的某日,多病的母亲叫上家中头大的我,一起到当时也唤作旧马路的道上,去接父亲下班后辛苦种的托厂车捎回的一麻袋萝卜。等候、卸车、果见一大麻袋鼓囊囊的,袋口扎得很牢,想来是父亲担心从房山至门头沟这100来里路,菜万一撒落才如此这般的。母亲和我忙不迭地将麻袋拖至道边,准备分装扛回家。但还未打开,就有腐臭异味扑鼻,待全打开,只见股股热浪卷着难闻的异味从麻袋中窜出,呛得我掩鼻而退,眼泪都下来了。心想,这还怎么吃呀?只等着母亲发话回天了。可母亲到了没发话,还极耐心地把麻袋里的菜全都倒出来,摊开通风。那可是6月呀,毒日头加一堆烂菜叶,什么心情什么罪过可

想而知。可母亲丝毫未理会的沮丧与牢骚,竟然从一边开始,一个菜叶一个菜叶地过手,尚好的挑出来,能凑合吃的也挑出来,一整棵大部坏了仅俩叶看着还行,自然也掐下来,实在不可救药的,母亲不舍地将其拨拉到一边。边拨拉边念叨:“你爸大老远托人捎来,记挂着咱娘儿几个,能多挑点就多挑点,日子多难呢……”母亲没枉说,正值三年困难时期,家家粮食不够吃,顿顿瓜菜带,我家的日子两下里过,无论是钱还是粮,比别人的难还得加个“更”字。看母亲如此,主要是觉得在理,我顿时也理解并体恤到了父亲的不易与好意,比照着母亲的样子,一个叶子都不放过地挑着、掐着、择着。就这样,从正午到太阳偏西,母亲和我直直干了四个多钟头,才勉强挑出来约一布袋,两下分装,背回去充作口粮了。自此,我没有不吃的菜,母亲的言传身教给我上了一堂好日子须当穷日子过,况当时径直就是穷日子,更得节俭,浪费是罪的思想教育课。

吕金玲

罪过良知两相看

而前面提及的与饭食有关的另一件事,也发生在此困难时期。河南街人口往里拐不远处有一俗称“大黄门”的饭馆,只收钱不要粮票,满满一大碗盖饭才几毛钱,因粮票不够用,我姐几个便常去那儿苦笑着“下馆子”。当然,事先得花好长时间,排很长很长的队,根据身高领大碗或小碗的票。一次,长得都较高的我姐仨都领到了大碗票,报仇似地吃饱了,临了还剩半碗。辛辛苦苦排队得来的,兼用钱换来的,无论如何也不能撒下,一合计,我和妹妹留守,让弟弟跑回家取碗。从饭馆到家,需从街里穿出,过马路再穿门矿矿区,再爬坡上山,少说二里来地,来回就是近四里地,不吃个钟头怕是回不来,但舍不得浪费的我姐弟,愣是坚持从家取来碗,把剩饭倒出端了回去。苦涩的荒年岁月又给我上了一课:一分钱一粒米,血汗所得当珍惜。

这前后两课一菜一饭,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烙印深刻,教益也深刻:节俭荣,浪费耻,其一直是我持家的

给妈妈的一封信

东辛房小学二(2)班 曹洵

妈妈:

您好!您在天堂还好吗?

自从您走了以后,我的心里总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这几个月,姥姥和姥爷的身体都不太好。姥爷说:“总感觉迷糊,像天旋地转似地。”妈妈,我真为姥爷担心哪!而姥姥相对来说比姥爷好多了。但是姥姥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,这样下去还能好吗?所以,您一定要经常回家来管管他们,别让他们太累了。如果您也管不了他们,我就不上学陪着他们,替您管管他们好吗?

以前,爸爸过一两个星期就回来看看我们,但是这两个月爸爸很少回来,可能是他太忙了吧?前天爸爸回来一次,吃完饭后,爸爸就带着我去剪头发,爸爸说我的头发挺长了。从理发店出来,爸爸给了我点儿零用钱,还说:“以后钱不够了就跟爸爸要,好吗?”我点了点头,随后爸爸就给我在校门口照了几张相。学校开门了,我恋恋不舍地走进了学校。

下午放学回家后,我问姥姥:“爸爸去哪儿了?”姥姥说:“你爸爸说工作很忙,办完事儿就回江苏了。现在应该走了吧?”我一点儿也不相信,但是爸爸当天晚上一直没有回来。我在想:可能是爸爸办完事儿就走了,过几个星期再回来吧!妈妈,您说我猜得对吗?看到同学的爸爸妈妈来接他们,我总是会想起您和爸爸……

再跟您说说今天的事情吧。上午,我们学校组织的德育现场会展示交流活动中,我还表演了诗朗诵。您知道吗?当我朗诵道:“只有坚强的/不流泪的我/像九龙山一样/挺直了腰杆儿/成了小小男子汉的我/是妈妈给的……”现场的老师和叔叔阿姨们都为我鼓掌了,我也挺自豪的!因为“我是妈妈真正的骄傲”,您说对吗?

这些,您在天堂都看见了吧?听姥姥讲,您住在离咱家不远的天堂里,可是每当我说想去看看您时,姥姥却总是说:“天堂那里的门卫保安很厉害,不允许小孩子出入。”为什么会是这样呢?为什么不像我们学校的保安叔叔那么好呢?

您住院时,空军总医院的保安叔叔,对我们也很好啊!

如果保安叔叔睡觉了,您不就能跑回来看看我们吗?我还想到了一个最好的办法:您可以偷偷写信,或者发微信呀,我都能收到哦!

妈妈,母亲节我给您的信收到了吧?我真想再见您一面哪!

最后,祝福您:

天堂快乐!

您的儿子:旺旺

2015年5月13日

